

上海馬路絮談

上海的路名格外「海納百川」，既有取自中國各地地名的南京路、廣東路等揚名海內外，也有在浦東新區開闢的牛頓路、伽利略路、哥白尼路等引人注目。時下，最受時尚白領熱捧的當屬甜愛路、吉祥路、同心路等「愛情小路」，以及芳春路、盛夏路、金秋路等「四季馬路」。

上海的風情藏在小路之間，鬱鬱蔥蔥的法國梧桐、優雅滄桑的老式洋房，漫步過這些風情小路，彷彿穿越了上海的百年浪漫。

甜愛路，這條從路名到風景都浸透浪漫與別緻的小道，是上海除了外灘的情人牆外，滬人最熱戀的情人專屬「浪漫馬路」之一。「老上海」回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小青年談戀愛都會特地往這條浪漫馬路上走走，以討點吉利。而今，為了續寫這條情人街的浪漫，有關方面在此安置了「愛情郵筒」，讓情侶們通過一封封蓋著愛的郵戳的信函，感受一份郵遞的蜜意；道路兩側，二十餘首中外著名愛情詩篇組成的「愛情牆」，更是讓這條浪漫小路的甜蜜氣息顯得格外濃郁。剛結婚不久的小鄭稱，沿著綠意蔥蔥的水杉小道，牽著情人的手在此漫步，這種無需金錢就可調製的浪漫，是自己最懷念的愛情記憶。

附近的文化街多倫路，這條五百餘米長的小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卧虎藏龍之地。魯迅、茅盾、郭沫若、葉聖陶、丁玲、柔石等文壇名流曾在此頻繁交流文學，孔祥熙、白崇禧、湯恩伯等更將公館安置於此，這條路也成為滬人最熱捧的文化名街之一。

衡山路是地在繁華處的幽靜通道。衡山路很出名，雖然與它毗鄰的是上海繁華的商業區淮海路和徐家匯，但從

某種意義上而言，衡山路更出名。如果說淮海路和徐家匯是肆意蔓延的喧囂與繁華，那麼衡山路則是留守在它們身後的幽靜通道。但在幽靜中卻又不失文化的韻味，細細品下來更讓人留戀往返。

衡山路給人觸動最深的就是路兩邊濃密的法國梧桐。這裡的法國梧桐延續了好幾個街區，悠遠的歷史使樹的枝葉異常繁茂，經過修剪的樹枝密密地遮蓋了路的上空，烈日炎炎的夏季，這裡卻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衡山路上隱匿著很多歷史久遠的老公寓，它們如隱士般在歲月變遷中保持著自己獨有的姿態。

福州路則是全國聞名的文化街，是與南京路東路平行的一條東西向馬路。也是上海租界時期最早開闢的馬路之一，舊稱「四馬路」。早在一個世紀之前，這裡便集中開設了不少書局和報館，以及一些出售紙、筆等文化用品的商店，因而享有「遠東第一文化街」的美稱。這裡是文化的發祥地，杏花樓旁的粵菜館曾是魯迅經常光顧的北新書局，美術用品商店西側竟是巴金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河南路口的大樓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舊址。

在上海，紹興路是一條很不起眼的馬路，從東到西，不過兩三百米。與週圍繁華的淮海路、衡山路、汾陽路相比，顯得落寞很多。這條街很幽靜，不熟悉的人會將它錯過。但如果你耐下性子仔仔細細地兜完，它一定會讓你感到驚訝。

有一條路叫做東平路，有人說，從它的一頭到另一頭，一個人可以一直用最閒適的心情和步調走去。確實，這是一個安靜的地方。沒有公車，行人也不多。因為它雅致、安逸、靜謐的環境，而稱為「申城第一情侶街」，被戲稱為最佳上海風光片的《大城小事》就是在這裡取景的。

詞中消暑

一到夏天，有事沒事，我都會吟讀，或用毛筆書寫唐詩宋詞……這習慣，還是少年時代養成的。那時候，一放暑假，我就成了野馬，和小夥伴下河游泳，去地裡偷摘西瓜，到林子裡逮知了，總之是想著法兒快樂、玩耍，乃至闖禍……母親特別擔心我去游泳，因為流經村莊的那條大河幾乎每年都要淹死人，父親見我整天不著家，更是生氣……

於是有一天，父親厲聲叫住了正往外溜的我，給了我兩本書，一本是《唐詩三百首》，一本是《宋詞選》，要我抄寫，瞪著我、警告我每天必須抄寫多少首詩詞，才能出去玩，我自然老大不情願，可是不敢頂撞、違抗，只好神不守舍、心不在焉地抄寫……少年時代的一個暑假

假，我翻來覆去地抄寫唐詩宋詞，著實煩惱、氣悶，可是，隨著年齡增長，我漸漸喜歡以這種方式消夏了……

這是有原因的。一是我慢慢讀懂了唐詩宋詞，理解了詩人詞人們的情感、思想，感受到了詩詞的美，所以越讀越有味，越讀越陶醉；二者，只要揮毫寫上幾首詩詞，或翻開書卷吟讀一會，煩躁的心神就會安定下來，胸懷裡一片澄明、寧靜……而心靜自然也就涼快了。

這不，今天正是週日，午睡起來，洗了把臉，喝了兩杯茶，我便搬張椅子，往院子裡的槐樹下一放，坐下來，捧著本《唐宋詞鑒賞辭典》，翻閱、「鑒賞」起來……天氣雖然炎熱，樹蔭下卻清涼，耳畔雖然蟬聲噪雜，心中卻寧靜、安詳。漫捲詩書，和蘇東坡、歐陽修、秦觀他們交遊；品讀華章，與溫庭筠、李清照、辛棄疾他們對話……時光悠悠，心神悠悠，真是說不出的愉悅、享受……不過，這樣的

悠閒只有週六日才有，平日裡，我常常在夜晚，在燈下吟讀，多數時候是書寫唐詩宋詞。握著飽蘸墨水的毛筆，在白紙上或一筆一劃，或「龍飛鳳舞」，書寫著、品味著王維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鳴。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辛棄疾的「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杜牧的「青山隱隱水迢迢……」，秦觀的「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心情總是特別舒暢，雋永的詩詞，不但消解了疲勞、燥熱，也使夏夜情味蕩漾……是的，唐詩宋詞就像那「隨風潛入夜」的雨，不僅帶來了清涼，還滋潤著心靈的土地；唐詩宋詞又似醇厚的酒，「一杯一杯復一杯」，不覺就讓人忘了人世間的名利、煩憂……

如此怎不愜意、享受？是的，在唐詩宋詞中徜徉、流連，一天天，一夜夜，不知不覺就消磨了炎夏，迎來了天涼好個秋啊……

查，竟沒有人寫過一本《美麗的中國人》來長自己志氣。

於是反求諸己，從中國歷史上列出百多個美麗人物之後，再挑選其中二十個我最欣賞的人物，寫了一本《美麗的中國人》出來。不是用平鋪直敘的方式，而是集中寫他們人生中最美麗的一幕。書已出版，如果由讀者諸君挑選，你會選哪二十位最美麗人物呢？何妨列舉出來，跟我挑選的比對一下，看有多少是相同的？

美麗的中國人

自問不是「醜陋的中國人」，自柏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之後，便有與有「辱」焉的感覺。

檢查自己，並沒有柏楊指出的什麼「髒、亂、吵」，也從不曾「窩裡鬥」。不止我如此，我的許多朋友內內外外都清潔得很，香港的中國人也很守秩序，並不

亂。我也聽過台上台下全是中國人的音樂會，演奏時台下靜得一根針掉下也能聽見。因此「髒、亂、吵」祇是部分中國人的毛病，不要一竹篙打沉一船人。

讀歷史、看新聞，所見美麗的中國人多如天上繁星。其品行之高潔，行事之偉大、成就之不凡，造福後世遺澤萬年，比起那些「髒、亂、吵」一類小市民的小毛病不知高出多少倍。到搜尋網頁上查一

武當山作為中國的道教名山，早就聞名於天下，二千多年前，一個叫尹喜的人成為了武當山上第一個有案可稽的修道者。我最早對武當的認識起於一部與山同名的影片《武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部由李連傑主演的電影《少林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接著內地影壇掀起了一股武功片熱，《武當》就是這些影片中的一部。故事的大概內容不太記得了，但武當這個名字卻銘記在心。

北少林，南武當。少林和武當一直是我們往的地方，武當是和少林寺齊名的宗教名山，五月的一天，我登上了這座山。從武漢出發，沿漢十高速公路行至十堰，次日沿漢十公路返回至武當山出口下高速，入武當山景区再登山，山上公路逶迤，在山中盤旋，我感覺武當的地理位置有些與眾不同，路途艱辛，且離各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較遠，是一個歸隱修行的好去處。難怪在武當山尹喜修道後一千多年，明成祖朱棣看中了這座道化了的仙山，開始了武當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建設，歷史上有這樣的說法：「北修故宮，南修武當」，但真正開始修建武當的時候，北京城裡的故宮還沒有開始建設。

武當山道教宮觀的建築，起於漢水邊的千年古鎮均州淨樂宮，一九五八年在建設丹江口水庫時，古城和宮觀都被淹沒了在湖底。半個世紀後，周大新的小說《湖光山色》就以此地為背景，寫了一個農村女子的故事，在小說中，提到了湖底的古跡，還有山上的古長城，古跡成了小說主人公致富的來源，小說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當然，小說和武當山沒有多少關係。

登山那天，我從南巖宮過來，我突然看見一個電影院，掛著《武當》的廣告，是二十多年前的那部電影，當時除了我沒有人注意到那有些斑駁的電影海報，而我也無法記起關於《武當》的點點滴滴，從《武當》到《湖光山色》，世事早已變遷。那天，在南

危機時期話「戒貪」

在倫敦金融城市政廳舉行的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成立八十週年慶祝晚宴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面對世界各國的金融界名流，說到這次金融海嘯，銀行界、金融界的同仁們，忘記了進入金融界的最基本的戒律：「大家想一想，這場金融危機是多年來累積的一個爆發。如果在這麼多年中，我們牢記住風險性或者叫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這「三性」，我想這場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但很不幸，這「三性」說起來很容易，做到很難，而往往是越聰明的人，忘記得越快，面對巨大誘惑的時候，人本性的貪婪一定會忘記古訓，一定會忘記這個金融的基本三戒律。」聽後，全場在座的人一時鴉雀無聲……

講到當前這場金融海嘯的原因，很多專家已經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分析，而王岐山則一語道破，之所以爆發了世界範圍的「金融海嘯」，是金融人士因為貪婪忘了基本戒律！這個看法，應該說是直言不諱，一針見血的。為什麼在場的那麼多銀行家們默不作聲？或因為有同感，還是觸及了人們的痛處？因此，王岐山直言金融海嘯起因是貪婪，的確是引人深思的。這潛在的教訓和意義就是，面對著至今仍在肆虐的危機，不僅金融界同仁，就是那些想最大可能佔盡財富的人，該想想如何「戒貪」了。

對於「金融海嘯」的產生，有這樣的一種解釋，一些銀行、房地產開發商為了自身利益不顧借款人的實際還貸能力而亂放貸款，把危險貸款通過資產抵押證券賣給金融市場使得金融市場最終崩潰……其實，在這種現象之中，就已經讓人清楚地窺見和嗅到了其中金錢、貪婪、慾望的魅影和味道。這讓我想到前幾年曾經閱讀過的一本叫作《金錢·貪婪·慾望——金融危機的原因》的譯著。這本書講述了美國金融

巖宮我們有幸遇上了電視片《武當問道》的攝製組，一雙雙眼睛正在盯緊武當山厚重的歷史和玄妙的身世，南巖宮的最頂端懸掛著一枚大錢，錢眼背後有一口大鐘，有人用投擲硬幣穿過錢眼，撞擊大鐘來祈求未來的日子充滿好運，但多數人都未能成功，我也投了一次，成為了當時所有人中唯一的「好運者」。求好運的人們還可以在這裡敬一炷龍頭香，龍頭在南巖的絕壁之上，正對著武當最高峰天柱峰，據說在這裡上香可以上達天庭，通曉神靈，但所有的人都沒有勇氣走上龍頭，因為這一走有可能是一條不歸路。

朱棣在下令修武當宮觀的時候，工匠們手上拿的圖紙和北京故宮的圖紙是一樣的，但武當卻沒有北京的平地，聰明的工匠們將宮觀依山而建，既維護「皇權中軸」，又體現武當山特色，建築富於變化。紫霄宮按嚴格的中軸建設，太子坡按左右參差佈局。武當最玄妙的東西就是這遠離京城的紫金城，在武當山最高峰天柱峰頂上，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平台上安放了一座鍍金銅殿，並以此為中心，做北京紫禁城修建了一道城牆，稱為紫金城。一南一北，兩座城，遙相呼應。

武當還有一個名字，叫「太嶽」或「大嶽」，有超過五嶽的意思。在皇帝的心目中，武當已經天下第一了，是皇家的神山、聖山，雲南王吳三桂在昆明做武當金殿建了一座「小金殿」，便惹怒了龍顏，要滅了他。

這次登武當，在冥冥中像是奔電影《武當》中的模糊記憶而去，而真正得到的已經不再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了，道出仙山、皇家道場、道法自然，武當山披風沐雨見證了二千多年的世事變遷，不是一部電影或一部小說可以容納的。

武當尋跡

最大規模的建設，歷史上有這樣的說法：「北修故宮，南修武當」，但真正開始修建武當的時候，北京城裡的故宮還沒有開始建設。

武當山道教宮觀的建築，起於漢水邊的千年古鎮均州淨樂宮，一九五八年在建設丹江口水庫時，古城和宮觀都被淹沒了在湖底。半個世紀後，周大新的小說《湖光山色》就以此地為背景，寫了一個農村女子的故事，在小說中，提到了湖底的古跡，還有山上的古長城，古跡成了小說主人公致富的來源，小說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當然，小說和武當山沒有多少關係。

登山那天，我從南巖宮過來，我突然看見一個電影院，掛著《武當》的廣告，是二十多年前的那部電影，當時除了我沒有人注意到那有些斑駁的電影海報，而我也無法記起關於《武當》的點點滴滴，從《武當》到《湖光山色》，世事早已變遷。那天，在南

發展史長河中，美國華爾街的變遷，美國的行業壟斷，金融領域中產生動盪的起因，以及一個個真實的歷史故事等等，尤其是剖析了一個個歷史事件中與之纏繞不清的人們對金錢的貪婪和慾望……由此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金融海嘯也好，這次金融海嘯也好，不管是承認還是否認，它們的爆發，與人們對金錢、慾望和貪婪的追逐，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的確，隨著「金融海嘯」的爆發，或許我們誰也沒有料到，我們原有的似乎是穩定的、安靜的、有秩序的生活，一下子暴露出那麼多的問題，人性與消費的關係，財富與慾望的糾纏，節制與奢侈的衝突，金錢的作用，生存的焦慮，困惑的精神和心靈……等等，擺在我們面前，叫我們抉擇、取捨。

在當代社會，在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高消費的今天，當代人的消費需求已經滿足，但是，在商品不斷生產的刺激下，在物質消費的不斷誘惑下，絕大多數人即使已經擁有了遠遠超出他們能使用的東西，但他們仍然希望要佔有更多的東西，而這幾乎成了現代人的一種人格特徵，追求奢侈，豪華消費，慾望難填，貪婪成性，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為了物質而瘋狂，為了金錢、為了慾望可以犧牲一切的地步……這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有的社會學家不是就已經給予了這樣嚴肅的批判嗎？

還是讓我們回到王岐山講到「貪慾」時那個令人深思的場景。為什麼在座的人默然無語？經過了這次「金融海嘯」的衝擊，人們對「貪慾」有了本質的思考沒有？對「戒貪」有了沒有足夠的認識？可是，人類的本性證明，恐怕是難以樂觀地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難以保證因為「風暴」、「海嘯」過去，條件成熟，我們的貪慾不會死灰復燃。人類「戒貪」的任務，依然是長期的，十分艱巨。

煮椰子 煮茶葉

椰子的最佳吃法，是清晨露水未乾時採摘下來，剝去外面厚厚的殼兒後，用吸管從生長點插進去，喝裡面的水。那個清涼與甘甜，是難以用筆墨來描繪的。

一九七九年初我從海南島南繁育種回來，帶了幾個當地的特產椰子回來，分別送給了週圍鄰居。因一時疏忽，忘記告訴他們怎麼吃法。那時交通和信息閉塞，對於農村人來說還不知道椰子是何物。

鄰居建華大哥把我送的那隻椰子當做寶貝似的一直保存著，只到自己五十歲壽辰時才拿出來招待客人。他看椰子那硬梆梆的樣子，就憑自己的直覺判斷，想當然地用農村最好的棉花桿作為柴禾，放了滿滿一大鍋水。

足足煮了三四個鐘頭，椰子還是紋絲不動。建華大哥認為火力不夠，又架起榆樹根，旺旺地燒了一整夜。第二天上午，幾家親友都齊了，那玩藝還是硬梆梆的。他急得頭上冒出了汗珠，乾脆找來一把鋒利的斧頭，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外面的一層剝去。剩下了海南人常用來做椰雕做飯的硬殼。他看著圓球似的毛團團，無從下手，一狠心，見斧頭下去終於劈開了，裡面原本最是甘甜的椰子水全都潑灑在地上，馬上沒了蹤影。他沒想到會是這個樣子，又咬了一口椰子肉，爛乎乎的，說不出一種什麼怪味道，無法下嚥，全吐了出來，把眾親友笑得前仰後合。

因為不懂得怎麼吃法，建華大哥把好好端端的著名特產給糟蹋了，還在當地留

下了椰子不是好東西的臭名。

寫到這裡，我又想到英國人煮茶葉。

茶葉用開水泡了喝，這是中國古代就很普遍的現象，但在十八世紀的英國上流社會，人們還不知道茶葉是這樣的吃法。

對茶葉，這個東方的舶來品不是一般人都能消費得起的，只能是英國上流社會的有錢人家可以少量買得起一點，那相當於軟黃金。

英國上流社會的貴夫人們認為，既然是花大價錢從國外買來的食物，理所當然就是最高檔的了，於是把它作為最高級的茶點來招待客人。因為並不懂得方法，又羞於請教別人失了身份，就憑著想當然去做。她們先是把茶葉放在水裡煮熟，然後把茶葉撈起來，瀝乾茶水，再端上桌招待貴客。雖然難以下嚥，但貴賓們自覺孤陋寡聞，見識短淺，誰也不敢表露出來，也為了討好主人，便附庸風雅，裝出很喜歡的樣子，並且吃得很紳士。

後來，貴夫人們覺得茶葉的味道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好，實在難以下肚，就想出了在茶葉裡拌上白糖。這種方法還真有效，慢慢地，英國人居然適應了這種改革，直到今天，拌糖的茶葉仍然是英國人待客的一種上好飲品。

椰子和茶葉，都是當地著名的特產，人們對其瞭如指掌。然而，當它們離開了產地，外人是無法體驗到當地人所熟知的程序和鍾愛的味道的，它只是一種帶有某種象徵意義的禮品，其實用意義大打折扣。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何止於是煮椰子煮茶葉呢？



從鶴咀半島遠眺水天一色的風光



鶴咀半島

每看這張照片都令我想起希臘小島，一望無際的大海，在水中央的小船，屹立懸崖的燈塔，一派悠閒氣氛。但其實該照片是在港島南區鶴咀半島拍攝的，香港四面環海，擁有匹敵世界的景致，身在海岸，不論從高俯瞰，還是低處眺望，都可欣賞到優美動人的海景，可惜許多都市人不願活動四肢，假日寧願在空氣混濁的鬧市度過。

鶴咀半島三面環海，前端建有一座高近十米的白色圓形燈塔，它是香港第一座燈塔，因應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而在在一八七五年建成。燈塔入口週圍飾以麻石，鐵門上方有當時流行

尊重你的職業

電視訪問一名流行曲創作人，他寫過多首受歡迎的金曲，可說是位一線的音樂人。節目主持問他如何作曲，他漫不經心的說自己根本不懂得看樂譜，作曲時都用哼的、再彈到琴上，利用電腦記下來；至於編曲，他亦是用同樣方法，運用電腦和科技幫他完成創作。初時聽到他的答案我也不以為意，因為有不少流行曲創作人也是打「天才牌」；但想著想著，便覺得很不對勁。音樂是很專業的一個學科，在公開試可給選修、大學有它的學系，還有專讀音樂的學府；它是一門很嚴肅的學問，不是鬧著玩。有多少作曲家或演奏家，窮一生心血鑽研音樂，還不時增值自己去進修。

我替正統音樂家不值。他們花半個月才可寫完一首三數分鐘的管弦樂曲，一隊七、八

的幾何圖案。一八九三年位於香港最南方的橫瀾燈塔啓用後，鶴咀燈塔便停止運作，直至一九七五年才重新使用，再度亮光。

站在燈塔後方的山坡，可感受到強烈的海風迎面吹來。對開不遠處有一小島名「狗脾洲」，為鶴咀灣擋去不少風浪，令該區出現豐富多樣的生物，包括魚類、珊瑚和無脊椎動物等。當局已於一九九六年將之劃定為海岸保護區，禁止市民進行水上和沿岸活動。

電訊盈科在鶴咀海岸保護區建有發射站和海底電纜站，而香港大學海洋研究所亦設於此，所以該區並不對外開放，市民入內必須事先申請。本月三十日，旅行團體「獵影遊」在漁護署的安排下進入鶴咀海岸保護區清理岸邊垃圾，因此有機會順道遊覽燈塔、海蝕洞和鶴咀村等地方。

十人的樂隊，每件樂器的音符都由他們譜寫，一首曲子下來，總譜便有三、四十頁。而祇寫樂曲旋律的流行作曲家，他們的工作可輕鬆多了；有時編曲的工作還會交予其他作曲家，靈感到時，真的不消半小時就可寫完一首三分鐘的短曲，樂譜嘛，半頁可能還不到！你以為真的是多勞多得，正統作曲家花的心血較多，收入也會較優厚嗎？

反，因為商業市場關係，一首同樣長度的作品，熱門流行曲可賣得幾萬元一首，而由作曲博士寫的正統作品，則祇有數千元；當中所花的心力和投資在學習上的時間，實在不能相比。我當然明白，那是商業社會的運作模式，亦不會奢望正統市場有一天能給予很高的作曲費；但我實在未能認同，那些對自己的專業不求甚解，又不花心機去學習的流行音樂人！他們對音樂輕慢的態度，叫其他努力的音樂人蒙羞！